

黑网下的星光

王岭群





2 039 1498 8

黑网下的星光

王岭群





2 039 1498 8

黑网下的星光

王岭群

责任编辑 单纯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5.5印张 308千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90,000册

统一书号10105·380 定价1.17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留在苍括山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地下党的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和不同身份，同国民党反动派地方武装和特务分子，展开了一场极其曲折复杂的斗争；查清剪除了叛徒，消灭了在苍括山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工站行动队，争取了一部民团的中立，开辟了一小块红色根据地。

小说以生动而又惊险的故事情节，塑造了地下党负责人杨友信、红军特派员东方冬、游击队大队长罗绛珠，以及苍括山地区行辕特工站站长朱大卫、民团司令席百令等人的典型艺术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历史风貌。

小说语言质朴、生动、形象，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时代气息。

目 次

一、深山计	(1)
二、景薰第	(14)
三、难分的阵线	(31)
四、黑色蛛网	(47)
五、山村野姑	(67)
六、咫尺天涯	(88)
七、朦胧的月夜	(106)
八、三岩寺	(122)
九、仙霞岭上	(140)
十、古道旁	(155)
十一、朱宅密谋	(173)
十二、“打渔杀家”	(189)
十三、乌篷船	(208)
十四、神秘的老板	(224)
十五、戏中有戏	(240)
十六、度势帷幄	(256)
十七、泛舟中流	(278)
十八、雾中看花	(296)

十九、“响尾蛇”	(316)
二十、山林静悄悄	(336)
二十一、丝线婆和南天星	(355)
二十二、江岸月夜	(374)
二十三、将计就计	(386)
二十四、双探寺	(405)
二十五、雁荡行	(422)
二十六、临战的密营	(442)
二十七、兵交飞云	(459)
尾声	(479)

一 深山计

时令已经交过了春分，苍括山区的夜晚，仍然有几分寒气。这几天，气候仿佛又有点反常，接连几场春霜，大有几分反春的味道。

这天夜晚，持续了很久的枪声，终于渐渐地稀疏下来。空气中除了还飘散着刺鼻的火药味，四周似乎又恢复了原来的宁静。

天空中的夜云和莽苍的山影连接成一片。云彩和山影几乎都是同样的颜色，乌兰中带着深黛，叫人分不清到底是初更还是深夜。只有远处山岙里时隐时现的几声鸡啼，才说明这是早春时节的黎明之前。

一条蜿蜒的山间小径上，传来了零乱的脚步声和碎石子被踢动的声响。随着响声由远而近，几条黑影象夜游神一样，往一个山岙里走来。

黎明前的山风，把树叶吹得沙沙作响。寒气袭人的夜风里，夹杂着野花的清香和刺鼻的火药味，真叫人说不上来是一种什么滋味。

幽灵似的黑影在袭人的夜风中瑟瑟抖动着，香烟燃烧着的火球也跟着颤抖起来；接着，便是几声连续的咳嗽声。当

咳嗽声平静下来之后，一个略略有点沙哑嗓音者，干笑了一下，弹了弹手中的烟头，说：

“参谋长，红匪一撤走，这赤色匪区又成咱们的地盘了，苍括山可要从此太平喽！”

“范协说的对。”一个瘦高条的黑影往前凑了凑，“共产党已是山穷水尽了。这一仗又消灭了兰云县的游击队，我看应该多收点胜利捐，再给弟兄们放几天假，好好庆贺庆贺。”

“嗯——。”参谋长朱大卫拖着长长的嗓音哼了一声。

这是一声充满着傲慢和自信的嗓音。从这声缓慢低沉的嗓音里，很难品出是什么味道，也说不上来对两个人的话是赞赏还是反感。略略停了片刻，那缓慢低沉的嗓音终于变成了训斥的口吻，说：

“共产党的赤色苏区是完了，苍括山和飞云江也回到我们手里了。可是，这里并不太平。我必须提醒你们：游击队不是被消灭，而是被打散了，他们的县革委主席下落不明，地下县委也无影无踪地消失了。这些祸根不除，一有风吹草动，残存的游击队还会啸聚山林，扰乱治安！”

几个黑影都不吭声了。又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火球又闪动了几下。为了驱散袭人的寒气，朱大卫猛抽了几口烟。可能是意识到了几个黑影的情绪，朱大卫的语调比刚才降低了几度：

“作为特工人员，最可怕的就是麻痹！最近，行辕特务站提醒我们，苏区的红军撤退以后，他们还要成立游击司令

部，搜集各地的散匪，准备搞敌后斗争。省保安处也得到了确凿情报，主力红军留下了一部分武装骨干，要帮助各地游击队收拾摊子。所有这些，都给我们保安团增加不少麻烦。不彻底肃清他们的地下组织，苍括山是不会安宁的！”

“参谋长深谋远虑，所见极是。”瘦高条黑影名叫曲术，是最得宠的第四情报组的组长。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出来打圆场说，“残存的共产党虽说成不了啥大气候，可找不到他们的地下组织，终究是个后患。”

几条黑影继续往前移动着。远处传来几声雄鸡的啼鸣。东方天际渐渐地泛白了。

“哎呀，有人！”范协走在前面，突然尖着嗓子叫了起来。

这一声惊慌失措的喊叫，使几个黑影都吃了一惊。他们迅速卧倒，掏出枪来。停了片刻，看看没有什么动静，几个黑影才相继站了起来，定了定神，一起往范协指的那个地方移动。

黎明前的夜幕，仍然不肯松脱对无际山峦的包围，四周的景物，也只能在夜色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范协打开手电筒，在惨淡的光柱下，毛茸茸的崖壁上，露出了一个人的脑袋和垂下来的一只胳膊。由于崖边的马尾松和密密丛生的酸枣树遮掩，看不清那人的上半截身子。

朱大卫接过手电筒，又照了一遍。从那藏青色的衣袖和领口，可以判断出他穿的是件时兴的长袍。

“看样子象是个商人，堕山了。”曲术在一旁小声地

说。

“这小子走运，要不是这个二层悬崖，落下来就成肉饼了。”范协唏噓着说。

朱大卫没有接腔。他仰起瘦瘦的面孔，滚动着一双令人难以捉摸的眼珠，十分感兴趣地瞅着这个落在二层悬崖上的商人，直到身后一个人拾起一顶浅灰色的礼帽递给他，才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发现了这顶礼帽，几个人又开始搜索起来。

“枪，参谋长！”曲术照见了落在草丛中的一只手枪，急忙捡起来递了过去。

朱大卫伸手把枪抓过来，把枪口放在鼻子上嗅了嗅；残存的火药味直刺鼻子。他拉了一下枪机，枪膛里“腾”地一声跳出一粒黄橙橙的子弹。他熟练地把子弹又压进弹仓，眉头耸动了几下，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

一支小巧玲珑的手枪，使悬崖上的人的身份提高了不少。几个人开始重新对他估价起来。

“怕是个共产党吧？”一个人说。

“兴许是我们的人呢！”另一个说，“特务队还有在外头没回来的嘛。”

“买卖人就没有带枪的？”范协讥笑同伙是少见多怪。

“这年头散兵、土匪、游击队到处都是，大户人家谁不买几根枪？何况那种挺身走险的生意人？”

朱大卫只是眉头耸动着，没有吭声。他倒背着双手，来回移动着那细长的身躯，脑海里交替浮现出那顶浅灰色礼帽

和小巧玲珑的手枪。等几个人不再争论了，他才转过身来，朝范协淡淡地说：

“想办法上去看看，说不定还活着呢！”

“嗨！”范协从腰里抽出手枪，不以为然地说，“费那种事干啥？管他活不活，您要是不放心，我再给他补一枪不就齐啦。”

“愚蠢！”朱大卫口气严厉起来，“给我上去！”

“是！”范协讨了个没趣，把枪收起来，无可奈何地带着两个人，绕道从另一个地方往悬崖上爬去。

这个二层悬崖虽然不算太高，却也十分陡峭。一簇簇杂草和酸枣树，黑压压的一片；几棵马尾松从峭壁中间伸出来，又倔强地仰起头往上挺身生长。那毛茸茸的苔藓，使峭壁象一个巨大的壁毯，垂挂在山间。

范协终于绕到了悬崖上面。这一阵子攀登确实把他折腾得够呛。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用发抖的手摸了摸商人的鼻孔，鼻孔里还有一股热气。看看沾在商人头发上的一片血斑已经凝固，他猜想此人是从上面跌下来摔昏的。

“怎么样？”在下面等着的朱大卫有点不耐烦了。

“还有气呢！”范协不敢撒谎，只得如实地说，“我把他丢下去，你们接住吧？”

“胡说！”朱大卫生气了，“用绑带把他吊下来。”

范协无奈，只得把三个人的绑带都解下来，接在一起，拴住年青商人的腰，慢慢往下卸。他一边卸，一边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道：

“讨债鬼！你哪儿死不了，跑到这里活折腾人！”

下面接住吊下来的人，慢慢放在地上。朱大卫围过来，脱去白手套，用手指在那人鼻孔上轻轻试了试，果然还有一丝热气。他放心地轻轻“嗯”了一声，翻起那人身上的藏青色长袍。曲术又赶快打开电筒。

翻遍了那人身上所有的口袋，除了被折弯了的一包香烟，什么也没有。朱大卫不甘心地摸了摸那人的裤角，又检查了一下青色圆口布鞋的鞋帮，希望能从中找出一点证明其身份的东西。但是，他失望了；对方身上什么也没有。

“短命鬼，穿得象个阔佬，连一个子也没有，白折腾一阵子。”从悬崖上绕下来的范协，见没搜出什么东西，有点扫兴地说。

曲术也觉得这个人没什么价值，晃了晃电筒的光柱，望望朱大卫，轻声问道：

“怎么处置？”

朱大卫用眼斜了一下曲术，仍然没有吭声。他脸上毫无表情，耸动几下眉头，又检查起那件藏青色长袍来。

尽管这是一件眼下很时兴的长袍，和这一带阔佬们穿的那种长袍没有任何区别；可能由于一种特殊的贪馋的欲望，朱大卫还是在惨淡的光柱下仔细地查看着。他那飘忽不定的目光，仿佛要透过这件普通的长袍，看出一个奇特的妙处来。

长袍上的鸳鸯扣被解开了，细长的手指在衣襟上一点一点地捏着。捏了两遍，朱大卫那飘忽不定的目光突然间亮了起来。

胸前的一段绲边，似乎有点厚。仔细摸一摸，里面象是夹着一层什么东西。照了照绲边地方的针脚，显得有点大，象是临时缝上去的。他慢慢将绲边地方的针脚弄开，竟从里面拨出一片小纸条来。

这是一张折叠成指甲盖大小的纸条。朱大卫望着这个突然间出现的东西，那双鹰一样的眼睛里贪馋的欲望更强烈了。他那玻璃球似的眼珠急速地滚动了几下，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那张极薄的纸条。在惨淡的手电筒光柱下，几行流利的草体字，立即呈现在他的眼前。

兴源号黄老板：

近日行情变化，生意路窄。知贵号缺少人手，
谨遵所嘱特派小老大东方冬前往协助。祝生意兴
隆，财源茂盛。

宝山号 沈

这封简短的信，使朱大卫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抖动起来，惊喜、贪馋、奸诈的表情交替出现在那张白净的面孔上。他到此时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根据前几天收集到的一些情报和破获的几处联络站得到的线索，他一眼就看穿了，这张纸条是一封接头的信。信中的“兴源号”，就是共产党兰云县地下县委的代号；这个黄老板，无疑就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黄依人了。“宝山号”这个字眼尽管见到的比较少，可从行辕特务站那里，他也知道是共产党的主力红军苍括支队的代号。至于这个“沈”是什么人，他就弄不清了。

朱大卫眉头耸动了几下，又把这个短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尽管信中用的是暗语，可对于他这个神秘身份的人物来说，还是一目了然的。这东方冬是主力红军苍括支队派到兰云县委来的人；从信中的情况判断，很可能是帮助搞军事斗争的。黄依人这个名字他相当熟悉，从各情报组的报告中，他不止一次的看到过。有的情报称他是地下县委书记，有的情报称他是县革委主席。总之，此人是兰云县共产党的最高头目。刚才他还担心主力红军派来的骨干会和残存的游击队弄到一起，形成一股新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转脸之间，苍括支队的特派员却落到了他的手中。这一瞬间，他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怀疑是心情急切而出现的一种幻觉。这也难怪，事情实在发生得太突然了。刚才，连他是商人或是游击队都无法肯定，要不是这封信，真会把他重新扔进山沟里，谁能想到如今竟是一个如此有分量的角色。

过度的兴奋和突然间的刺激，使朱大卫产生了一种恍恍惚悠的感觉。手电筒那惨淡的光柱在黎明前的夜幕中轻轻地抖动着，更使他象进入了一个虚幻的、不可捉摸的太空之中。他下意识地把手的小拇指伸到嘴里咬了一下，神经的传导立刻使他感到一种钻心的疼痛。他才从感觉上证实这不是幻境，是的的确确的现实。他想：今天一定是黄道吉日；要不怎会出师如此顺利？只说能捡到几只小虾就不错了，谁想网住了一条有斤两的大鱼！老百姓都传说这一带的山神最灵，莫非真是仙人暗中点化吗？对了，唐朝宰相张九龄的庙宇就在这一带，兴许是他老显灵了呢！不管怎么说，改日一

定要来烧两炷高香。

“参谋长，没想到浅池里还有大鱼啊！”曲术会看脸色行事，也会说话。

“把他抬回去吧？”范协见那人变成了红军，有点尴尬。

朱大卫出奇地镇静下来了。他那飘忽不定的目光扫了一下前面的几个人，眉毛又抖动了起来，可嘴里始终没有发出任何一点声音。他摸出一支烟来，叼到嘴上；旁边一个人“嚓”地划着火柴，给他点着。他狠劲抽了一口，咧开嘴，让烟雾从嘴角慢慢地挤出来。大家都知道朱大卫有个装得“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古怪脾气，没人再吭一声。

可怕的寂静约摸延续了两分钟，朱大卫才弯下腰来，把那封信按原来的样式叠好，小心翼翼地重新塞进褙边里，把那只手枪也插进东方冬贴身的口袋，重新扣好长袍上的鸳鸯扣。一切都做妥之后，他才缓缓地直起腰来。

朱大卫莫名其妙的举动，使范协和曲术都傻了眼，一下子如堕入五里云雾中。

又狠抽了两口烟，朱大卫才猛地把烟头扔到路边的山沟里，转过脸来，朝曲术低声吩咐道：

“你到‘景薰第’去，叫杨老板火速来见我！”

“是！”曲术一个立正，转身消失在黎明前的夜幕之中。

“隐蔽！”朱大卫又轻轻地下了一道命令。几个人立即四散开来。

黎明前的夜幕渐渐收起来，东方微微出现了亮光。巍峨的山影挡住了刚刚泛起的一缕曙光，山岬里仍然黑沉沉的。层层迭迭的山峰，象变幻的云头一样拥聚在一起，在这山岬里面，看不到山势的绵延起伏，只感到四周都是重迭的山壁，好象置身在一个深井之中。

约摸过了抽两支烟的工夫，小径远处又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接着，一个商人模样的高个子，跟着曲术向这里匆匆赶来。

商人的面孔深沉、世故和毫无表情，缺乏一般商人所具有的那种天然的微笑和媚态；过多的却是矜持和冷漠。从这张面孔上看，他不象是生意场中和能生财的人物。由于匆忙，他没顾得上穿长袍，只穿了一件紧身的短打马褂，戴了顶四块瓦的瓜皮帽子。

听到由远而近的脚步声，朱大卫从石头后面闪了出来。他一见商人，便快步迎上去，那张白净的脸上挂着歉意地微笑，极其亲热地简短寒暄了两句，便压低了声音说：

“友信兄，天不亮就搅扰你，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刚才发现了共产党的一个要人，我考虑再三，只有亮出这张天牌，让你出马了。”

“友信虽不在军籍，亦有军人之职，理当尽力。”商人杨友信略略点了点头。由于赶路匆忙，他喘气有点粗，轻轻地咳嗽了一下，等待着对方往下讲。

朱大卫用眼斜了斜地上躺着的东方冬，白净的瘦长脸上掠过一丝奸诈的笑容，说：

“这位先生福大、命大、造化大，堕山落到二层崖上，也是他大难不死，碰上我而得救了。这次叫你来是——，”他把嘴凑到杨老板的耳根，悄悄地嘀咕了几句。

杨友信连连点头，用眼瞟着地上躺着的东方冬；等朱大卫把话说完，他略略往前探了探身子，悄声问道：

“参谋长的意思是——，”

“你是‘景薰第’的老板，竹马关镇上谁都知道，你是个与政界、军界毫无关系的商人。由于你的这种特殊职业，现在，你就是这位先生的救命恩人了。”

杨友信终于明白了。他那毫无表情的、冷漠的面孔微微抖动了一下，点了点头。

看看对方理解了自己的意思，朱大卫又压低了声音嘱咐说：

“回去以后，把他胸前的繻边缝起来，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一定要记住，他醒过来之后，什么事情也不要问，也不要干预他的行动。你只是一个偶尔路过、遇到这位先生的好心人，但不要太过份。如果谈话中避不开时局，你是一个红军的同情者。如果他对你发生好感，需要职业做掩护的话，你的‘景薰第’里可以多添一个伙计。明白吗？”

“明白了。”杨友信简短地应了一声。

朱大卫转身招出隐蔽的人员，白净的面孔变得严厉起来，一字一顿地说：

“今天的事情，除了你们一组和四组，只有天知、地知、神知、鬼知，谁的嘴漏了风，我连脑袋一块给他换换。